



▲余占鰲（右）無法給九兒和孩子一個穩定的未來



▲張俊傑（右）是九兒青梅竹馬的初戀情人

看到「紅高粱」三個字，你會想到什麼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小說？還是張藝謀一九八七年執導的電影？而筆者想到的是目前正在香港無線電視J5熱播的電視劇《紅高粱》，這是莫言作品首次被改編成電視劇，由周迅、朱亞文、于榮光擔綱主演，導演鄭曉龍和編劇趙冬苓以原著小說為支點，洋洋灑灑六十集，以一個女人的一生為故事主線，講述高密人的愛恨傳奇。

劉韜之

## 公仔箱再現

# 《紅高粱》愛恨傳奇

◀九兒（左）與余占鰲幾經生離死別

小說《紅高粱》以第一人稱「我」的口吻講述在抗日戰爭期間「我爺爺」余占鰲和「我奶奶」戴鳳蓮（電視劇改為戴九蓮，喚作九兒）驚世駭俗的愛情故事。而電視劇將「我奶奶」戴九蓮（九兒）的一生作為故事主線，描述山東高密人的眾生相——他們可以為了生計落草為寇，也可以是抗日的民族英雄；可以衝破禮教束縛，也可以堅守道德底線；可以為了幾張大餅綁架縣長夫人，也可以在國家危急之時，不畏日軍暴行，慷慨就義。

電視劇開播之後，很多人都會將其與電影《紅高粱》進行比較。其實，莫言的《紅高粱家族》是由五部中篇小說——《紅高粱》、《高粱酒》、《高粱殞》、《狗道》、《奇死》組成的長篇小說，張藝謀執導的《紅高粱》只是改編自當中的同名作品，而《紅》劇則是根據全本《紅高粱家族》改編而成。

顯而易見，莫言小說的敘事方式更適合改編成電影，而改編成一部長篇劇集，就要改變原有小說的敘事策略，相比小說以旁觀者「我」講述祖父祖母的人生傳奇，鄭曉龍則選擇通過一個女人來完成他的敘事，聯繫到他的作品《渴望》、《甄嬛傳》、《半生緣》，《紅》劇在基調上保持了一致性。《紅》

劇圍繞九兒（周迅飾）的生活，輻射描寫她的父母、婆家人、戀人、婢女、仇人。故事開篇，九兒母親被嗜賭成性的父親戴老三（韓童生飾）逼得上吊自殺身亡，九兒則被父親賣給身患麻風病的單扁郎（彭鵬飛飾）為妻，為九兒的一生奠定了悲情且坎坷的基調。一個經歷坎坷的女人，從來都是鄭曉龍的偏愛，而且亦是吸引觀眾的賣點。

### 增加人物 凸顯主角性格

從電視劇長度和製造戲劇衝突角度來說，增刪潤飾必不可少，增加新的人物，填補主角經歷，擴展劇情並豐富看點，亦乃無可厚非。《紅》劇在原有小說的基礎之上，增加了三個小說中沒有的人物：九兒青梅竹馬的初戀情人張俊傑（黃軒飾）、單家大嫂高淑賢（秦海璐飾）、高密縣縣長朱豪三（于榮光飾）。

小說中的「我奶奶」戴鳳蓮不甘心被命運擺布，被父親賣給麻風病人單扁郎為妻，回門路上，與土匪余占鰲野合，繼而離開單家。《紅》劇則對這一情節作出了改編，九兒並未離開單家，也沒有跟着余占鰲浪跡天涯，而是留在單家，與大嫂高淑賢上演「兩個女人的戰爭」。戲裏，這對妯娌之間的戰爭，不

是硝煙四起，而是暗潮洶湧，明明恨得要死，面上卻是一團和氣；戲外，歸根究底拚的還是演技，周迅和秦海璐算是給優劇人交上了滿意的答卷。

劇中，單家大嫂高淑賢，原本處處維護九兒，後來卻因為爭奪家產，使手段迫害九兒，而九兒畢竟不是周迅主演另一部劇《橘子紅了》裏真忍受命運擺布的秀禾，她會毫不手軟地回擊大嫂，恰恰印證了她的那句近似自我評價的台詞——「這世道比婦人心更毒，我戴九蓮碰上好人比好人更好，碰上壞人那可比壞人更壞」，既體現出九兒身上的愛憎分明，也凸顯了她的潑辣。不過，妯娌間的算計手法卻不甚高明，並非一方生孩子難產，另一方不施以援手，反而落井下石，這不正是《半生緣》裏半妹使用的手段嗎？宅門恩怨好看，但放於《紅》劇，卻有些喧賓奪主，消滅了故事原本的

悲壯性。

### 官匪衝突 成為劇集看點

此外，《紅》劇增加的另一個新角色是九兒的初戀情人張俊傑，這一角色向觀眾交代了九兒的感情經歷，不僅如此，張俊傑與余占鰲之後成為了異姓兄弟，是將高密各方勢力聯合起來抗日的關鍵人物。但交代九兒的過去是否真的需要一個初戀情人呢？筆者認為，這一處理手法有些世俗化，讓劇情顯得有些「狗血」。

為使該劇更具看點，《紅》劇強化了小說中的官匪衝突。作為官家的高密縣縣長朱豪三崇尚正義，身處毒賭匪禍橫行的縣城，禁大煙、剿悍匪，雷厲風

行，手法卻有些過激，譬如以「假招安」方式引土匪上鉤，卻殃及池魚。而身為土匪的一方「有正經飯吃誰想當土匪」，根本就是迫於無奈，朱豪三的夫人被綁架，綁匪要的只是幾張大餅，極盡諷刺。故《紅》劇中的官匪對立是一場「難為正邪定分界」的較量。

如何化解官匪衝突？當然是難以解決，但當日本人來了之後，各方勢力均摒棄前嫌，合作抗日，也難怪有觀眾評道：「不好的日子裏，仗義的官與仗義的匪互不相讓。更壞的日子裏，侵略家之敵讓仇怨走在一塊。」

為了拍一部長篇電視劇，創作人員在小說《紅高粱家族》的基礎上，增加新人物，製造強烈的戲劇衝突，滿足了觀眾輕鬆娛樂的欣賞要求。此外，原著小說中兩個經典場景——「野合」與「顛轎」，也可在劇中看到。然劇中頻頻出現的宅門爭鬥、多角戀糾纏，好看是好看，卻予人窠臼之感，此為該劇的遺憾所在。（圖片由無線電視提供）

◀《紅》劇再現小說經典場景「顛轎」



▲高密縣縣長朱豪三（中間坐者）被觀眾評為最搶鏡角色



▲高淑賢（左）和九兒在單家宅門上演妯娌鬥

## 九兒的無奈

劉韜之

為了情慾，實則是要掌握自己的命運



二〇一二年十月，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，次年三月《紅高粱》劇組拿到電視劇改編權，一個月劇本大綱出爐，四個月完成劇本創作。很顯然，《紅》劇本就是一部乘着熱潮而來的電視劇，且造價不菲，製片方買莫言版權花了一千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趙冬苓編劇費一千萬元，鄭曉龍薪酬也在一千萬元以上，而主角周迅的片酬則為三千萬元。

二〇一三年拍完電視劇《射鵰英雄傳》後，周迅就將工作重心轉至大銀幕上，闊別「公仔箱」十一年之久

，才再次接拍《紅高粱》，出演九兒時已四十歲，卻還能演出十九歲少女的天真爛漫，功力超凡，演技精準且具爆發力。

劇中的九兒不是張愛玲筆下的曹七巧，不會讓單家這個牢籠把她折磨致瘋，她勇於追求幸福，掌握命運的主動權，唯一可以牽絆她的只有孩子。她和余占鰲走進高粱地野合，表面看是為了情慾，實則是九兒以此主導自己的命運。

不少評論都說九兒是個現實的女人，筆者卻認為她的現實實在有無奈

的苦衷。

起初，她愛張俊傑，可這一弱書生卻沒有能力說服家人接受她，九兒只好放棄；之後，九兒將對男人的期盼放在了余占鰲身上，還懷了余占鰲的孩子，可這時的余占鰲已成了土匪，滿腦子都是「佔山為王」的想法，九兒不能讓孩子跟着這樣的一個男人過朝不保夕的生活。於是，她只得選擇在高粱地裏與他劃清界線，周迅在這場戲裏，演繹出了九兒這種想愛卻又不能愛的矛盾心理。

相比起電影《紅高粱》中鞏俐的

九兒，周迅版九兒有更多的無奈。

至於男主人翁余占鰲，與電影比較，電視劇賦予了這一角色更多的個人魅力及表現空間，他不服軟，但在緊急關頭又會妥協，雖然沒文化，卻不失男人敢作敢為的剛毅個性，天不怕地不怕，痴愛九兒一生。飾演余占鰲的是八〇後內地演員朱亞文，雖沒有電影中姜文的老道演技，卻能從《紅》劇之前的另一劇中的一個書生氣十足的角色，搖身一變成爲北方農村的一名鄉野村夫，戲路之寬可見一斑。